

湖南卫视《晚间新闻》陆续播出40多期

金三角

记者用镜头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缅甸、泰国、老挝……

诱惑

段移生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I267 42

金三角

诱惑

段移生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三角诱惑/段移生著.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5

ISBN 7-5356-2356-5

I.金... II.段...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0039 号

金三角诱惑

著 者: 段移生

责任编辑: 张 卫

策划编辑: 雄 飞

责任校对: 彭 进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

版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7-5356-2356-5/J·2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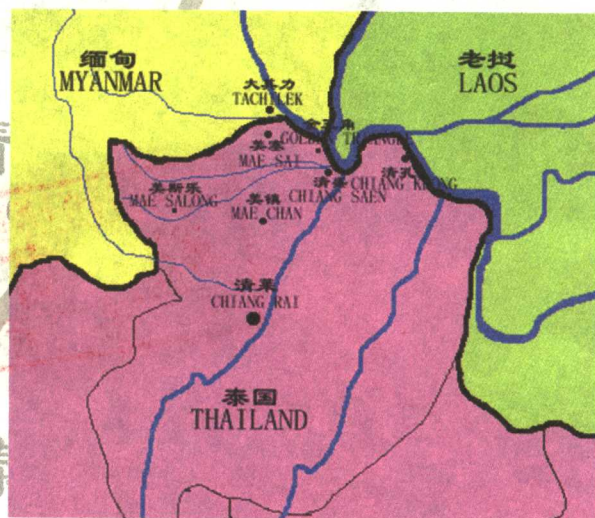
定价: 38.00 元

甸

大其力

老

美斯乐



引子

金三角是隐匿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藏。也许是隐匿的时间过于久远，以致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无法确认它是否真的存在。那年正在闹腾批林批孔批宋江，我还未满20岁，却已经做了五年半每年拿3600工分的民办教师。在跟粉笔课本和乡里丫头们打交道的同时，我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偶然的机，我花5角钱从一个来村里收破烂的村妇那脏兮兮的货担里找到并买下了几本同样脏兮兮的破书。也就是那天晚上，我在随手翻阅这些书时，第一次读到了“金三角”这个字眼。

在另一个夜晚，天冷得哈气结冰，寒风通宵吹得门窗噼啪乱响。我蜷缩在被窝里，一盏煤油灯直抵额头下，整整一宿，我都被罂粟、大烟、鸦片、土匪、马帮、毒贩、枪兵、妓女、李弥、段希文、反共救国之类的字眼；被一桩桩尸横遍野的血腥杀戮，一件件骇人听闻的仇杀、强奸、贩毒案件所包围。那本书其实不厚，也就十来万字，前面有十几页黑白照片，照片下通常有“国军将士为了生存，冒险为当地商贾运货马帮提供武装保护”或“走出丛林的反共健儿”之类的解说文字。书扉页是一幅一名身着戎装英俊帅气的中年军人站在穿长袍马褂的蒋介石身后的合影照片。封面封底都印有“中华民国台北某书局出版”之类的字样，掩卷之后，我无法入睡，我很害怕：当时我刚刚当上大队团支部书记，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要是被别人发现阅读反动书籍……最后我不得不用煤油灯点燃了这本书，并且不等到天色大亮就提着尿桶出门，把半桶尿和焚书的灰烬一起倒进生产队的大粪池。

不过，或许是这本书留给我的印象太深，金三角的故事并没有随灰烬倒进大粪

池：“白云缠绕的大山之巅，漫山遍野种满了罂粟，它们开花的时候，金三角大地一时变得五彩斑斓、姹紫嫣红，犹如一张硕大的锦屏被上帝镶嵌在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上……”书名已不记得了，但我估计这段话应该是书中描写金三角最美的一段文字了。

2004年的3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小薄、老孙一行三人作为湖南卫视派出的一个采访组第一次走进了金三角。并在这片充满神奇、血腥、罪恶和恐怖色彩的土地上扎扎实实地走了一个圈，途经老挝、泰国、缅甸三国，为期一个半月，总行程1.1万公里。

为了不破坏心目中金三角的印象，行前我一反常态地尽量不去查阅有关金三角的文字、图片和影像资料。然而行程尚未过半，我就大大地失望了：这是金三角吗？那一望无际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呢？那满载鸦片、在丛林中一路叮当作响的马帮和护烟队伍呢？那土街小巷里一字儿排开、大声吆喝叫卖烟土的大小毒贩子们呢？那一个个在原始丛林中或奔跑或匍匐的枪兵呢？那滔滔湄公河上时不时飘下来的无名尸体呢……这是金三角吗？在我的记忆中，她是那么的遥远，遥远得仿佛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而眼前的金三角，与云南的西双版纳、勐连、勐阿甚至远在数千里之外东江湖畔我的故乡有多大区别呢？我很困惑。莫名的失落特别让人心烦意乱，口干舌燥。在缅甸的大其力，这个地处泰、老、缅三国交界处的小镇，这个曾因是世界上最大毒枭罗星汉盘踞经营多年的老巢而声名大噪的弹丸之地，我向柜台后面脸上涂抹了两片黄色植物粉末的缅甸姑娘递过去一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元硬币，手指货架比画着说：“小姐，请您帮我拿一瓶娃哈哈矿泉水。”

缅甸小姐嫣然一笑，瞄了一眼那枚硬币，回一句比我纯正地道得多的中国普通话说：“先生，对不起！娃哈哈要一块五一瓶。”

仿佛满脑袋瓜灌满了矿泉水，我有点发懵：这就是我怀着颤抖的心，哆嗦着双腿走进来的毒品王国金三角？

目 录

引 子

上 篇 罌粟花开的秘境	1
第一章 走进金三角	2
第二章 泰缅友谊桥上的尴尬	12
第三章 宏邦公司	17
第四章 南部军区办事处和黄先生	23
第五章 大其力与“鸦片双雄”	32
第六章 走进万宏区	40
第七章 班沙寨黑夜惊魂	54
第八章 莱朗山战场探秘	66
第九章 浏览邦康	77
第十章 俄登遇险	90
第十一章 2005 终结罌粟?	108



中 篇 最后的“国军”	123
第一章 血泪史实	124
第二章 帕 党	137
第三章 联华新村	145
第四章 美斯乐与段希文	151
第五章 “荣民之家”	161
第六章 最后的“国军”	168



下 篇 金三角的诱惑 ----- 179

第一章 正在消亡的绿色 ----- 183

第二章 多彩的山地民族 ----- 191

第三章 永远的佛教 ----- 210

第四章 迷人的湄公河 ----- 217

第五章 走，到金三角玩去 ----- 222

后 记

上篇 · 罌粟花开的秘境



▲ 以泰国、缅甸、老挝三国交界之处为中心呈三角形向外扩张的金三角地区，本是原始丛林绵延，蟒蛇老虎出没，瘴气怪病充斥之区。如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已在其上空开辟多条空中航线

第一章 走进金三角

由昆明开出的夜行客卧巴士经过一宿的行驶，在进入西双版纳地界时终于熄灭了大灯。天亮了，由于我们的一再坚持，有两扇车窗玻璃到底被打开了。在密闭狭窄的车厢内，几乎每个乘客都是把自己的臭脚架在另一个人的头顶上，汗脚发出令人作呕的臭味对当地乘客似乎毫无影响，却把我们三个熏得通宵无眠。

西双版纳热带丛林中早间的清新空气，总算让我们有了自由呼吸的空间。汽车贴着绿色，一会儿从山脚冲上山顶，一会儿又从山顶落到山脚，一个个傍山急弯、

一排排急速向后倒退的绿树，看久了同样让人头晕目眩。公路的右侧，时不时出现一个浩大的高等级公路工程施工现场。那是将在2007年竣工通车的昆（明）曼（谷）公路。它像一条硕大的黄褐色拉链，在中老边境一望无垠的绿色大地上生生撕开一道口子。

接近勐腊傣族自治县时，已近正午时分。公路两旁大多是一片片管理良好的橡胶林。“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下乡支边知识青年们的杰作。”老孙晃着脑袋，若有所思地说。70年代初他曾从这里过境参加援老抗美的战斗。他说当时这条战备公路还没有铺柏油，一路上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军车和炮队，公路沿线村落驻满军人。美军的侦察机、轰炸机隔三差五地从这儿的树梢顶上掠过，扔下传单和重磅炸弹。“后来我们的高炮团调来就好多了……”老孙说着，指向前面一个傣家寨子，“1973年，我们连队就驻扎在那个寨子里。当时这里有将近一半人吸鸦片……”

一提起鸦片，我精神为之一振，“这就快到金三角啦？”

“快了，快了。”老孙点点头，有点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语。



▲金三角地区确有大片罂粟山被郁郁葱葱的橡胶林取代

金三角诱惑

在中老边界的勐腊傣族自治县，我们找到一家便宜旅社住了下来。然后把随身携带的地图铺开细细研究了一番。金三角（Golden Triangle）位于东南亚泰国、缅甸和老挝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它的范围包括缅甸北部的掸邦、克钦邦；泰国的清莱府、清迈府北部及老挝的琅南塔省、丰沙里、乌多姆塞省以及琅勃拉邦省的西部，共有大小村寨 3200 多个，总面积 19.4 万平方公里。

这里大部分是海拔 1000 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



▲金三角腹地的朗隆寨子。这一带早两年是金三角地区有名的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集散地

十分适合罂粟生长。加上这一带丛林密布，道路崎岖，交通闭塞，泰缅老三国鞭长莫及，为种植罂粟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和地理、气候等诸多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20 世纪 60 年代，这里已成为盛产鸦片的全世界四大毒品产地之一，成为罂粟种植、提炼、贩运和走私的黄金地带。联合国禁毒署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到 20 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口已超过 1000 万。60 年代出产的鸦片仅

有十几吨，到80年代就猛增到700吨左右，1988年增至1200吨，1989年产量翻一番，达到2400吨，到1991年已突破3000吨。同时，金三角地区还有许多海洛因加工厂，大多设在深山老林中，有大批技术人员操纵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金三角鸦片质量上乘，都被加工成精制海洛因。金三角海洛因已成为高质量海洛因的代名词，盛销世界各地。

虽然此行采访并非专为毒品，但它毕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采访内容。在勐腊，我悄悄问一位“傣家饭庄”的老板：“这里离金三角那么近，有没有人搞毒品（交易）？”

“怎么会没有？”老板狡黠地一笑，反问我，“你们湖南没有吗？”老板名叫坎多，是个典型的傣家汉子，四十多岁，身材壮硕，皮肤糙黑，一天到晚捧着个大水烟筒。因为我们接连几餐来他这个生意并不好的餐馆照顾生意，他很高兴，用一口地道的云南话娓娓道来：“早几年呢，为这个（贩毒）毙了好十几个人，现在是好多了。我们这边跟那边也就一山之隔，坐汽车十几分钟就到，边界上又没得任何屏障遮拦，来去方便得很，一道水沟，一个竹篱笆就是国界。一村两国、一寨两国、一井两国的事多了。牙坡寨老赵头家，睡觉的床架在中国，吃饭的桌子搭在老挝，就这么简单，呵呵……”

“那边鸦片怎么过来？”我好奇地问。

“老挝人种鸦片的不多，打老美之后那几年多些，如今就很少了。都是泰国那边过来的。过去买鸦片很方便，跟你买白



► 作者在中老边境的界碑前留影

金三角诱惑

菜萝卜一样，菜市场都有的卖。后来政府抓得紧就少见了。”坎多吸完一筒烟，抹抹嘴巴说：“像那些上了瘾的，一发作就跑到那边，到烟贩子家去烧一壶大烟，过足瘾了再回来。身上你也搜不到他的烟土，政府也拿他们没办法，不好管的。”

“你熟悉的人里头有这种烟客吗？”老孙问他，我又急切地接上一句：“能不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

“那可不成！”坎多夸张地装出一副很恐怖的样子，然后张开因嚼槟榔嚼出来的大黑牙笑起来。“你们是记者，让人晓得是我带你们去采访那些人，非扒了我的皮不可！”

他快乐地嚷着，撂下水烟筒，张罗着做我们的晚餐去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先来到勐腊县边境检疫站，每人交了140元，抽血化验后领到了一红一黄两个小本本，红本本是国际旅行健康检查证，黄本本是国际预接种证书。然后包租了坎多的表弟一辆捷达的士离开勐腊，直奔40公里外的磨憨镇。

磨憨是国家级口岸，是一个正在大兴土木的新型小镇。一条三百多米长，四五十米宽的大道正在铺水泥，两侧全是新盖的两三层楼的店铺和商场。相比之下，大



▲ 2000年以来，大量旅游、打工、经商者开始走进金三角地区

道尽头边境检查站的那一小溜平房就显得过于寒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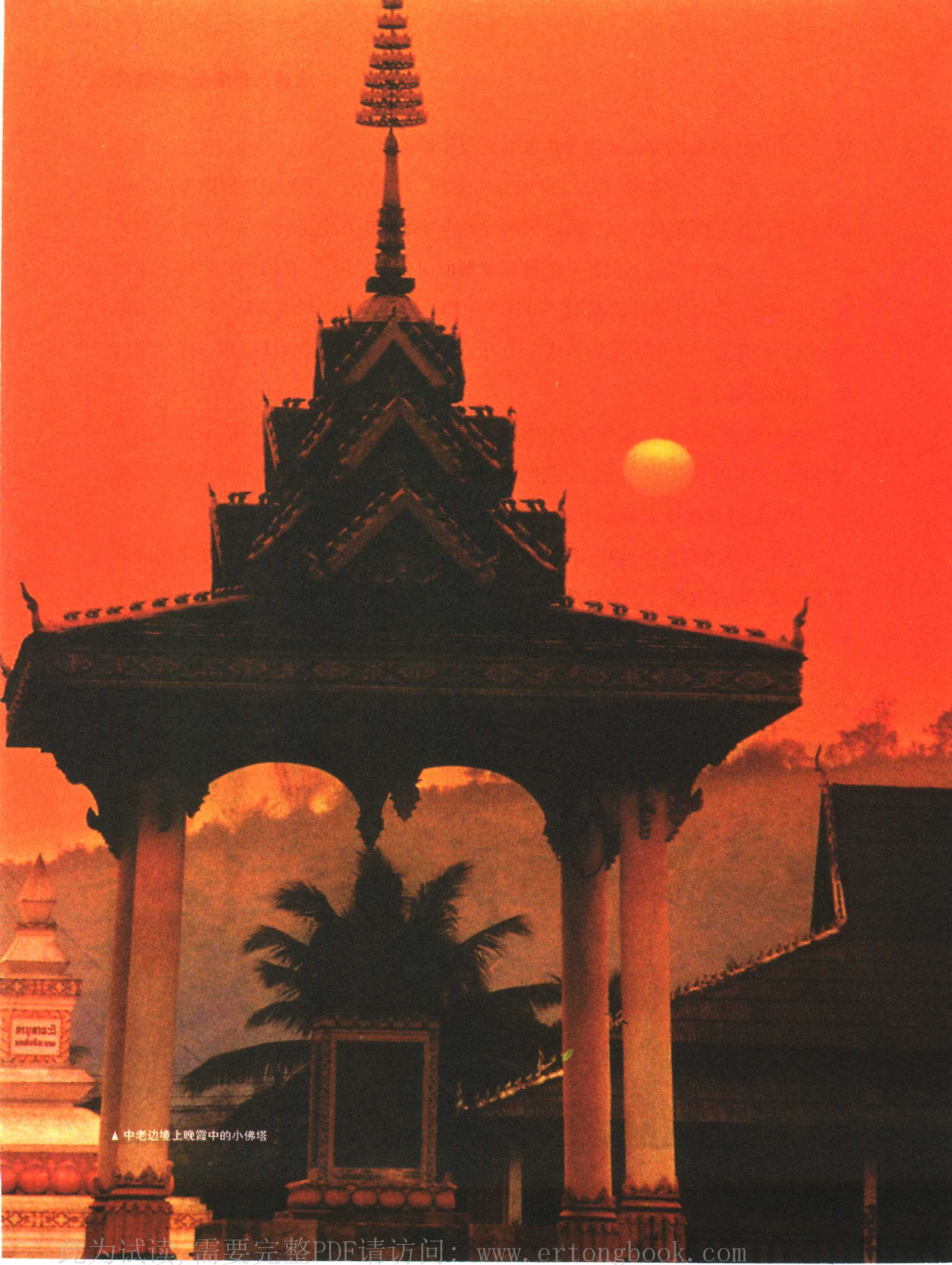
进关之前，我们接连采访了几家商店老板，竟然无一例外全是湖南邵东、衡东的老乡。他们大都是三五年前过来的，卖的都是些小五金百货、米面食品，做的大多是老挝人的生意。一位姓陈的邵东老板面对摄像机说：“在磨憨口岸做生意的有一二百家，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湖南人。你一过界，无论到琅南塔省，还是到琅勃拉邦，做生意打工的湖南老乡成千上万。不过大家都跟我差不多，租三两间小门面，做的都是小买卖。”

我们问他为什么喜欢来这里做生意？他说，这边社会治安秩序好，老挝人也老实厚道，政策也有优惠。随后，我们用500元人民币，以1:1270元的优惠价兑换了一大堆老挝基普（货币单位），然后背着行囊步入边检站的小平房。

过了中方的磨憨边检站，花两块钱搭三轮出租车，不出3公里就到了老挝的么丁边检站。同样也是一长溜低矮简陋的平房。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更多来老挝打工和经商的湖南老乡。入关手续并不繁杂，对比之下，我还是觉得老方的边防警察要比中方的边防武警服务态度好。他们主动代我们填好了三份入境表，我们递过去30



▲正在老挝么丁口岸入关的湖南打工妹



▲ 中老边境上晚霞中的小佛塔